

■再访《乡村里的中国》

70岁的杜深忠开直播了。

杜深忠是著名导演焦波拍摄的纪录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中的主人公。他是村里的“另类”，追逐着不属于黄土地的文学梦和琵琶梦，艳羡着两亩苹果地以外的世界。

已经跟现实撕扯了一辈子，杜深忠为何要在古稀之年开直播？这是他对现实的屈服还是重新开启的又一次探索？近日，记者走进杜深忠所在的淄博沂源杓峪村进行采访，也试图走进这位老人的内心世界。

文/片 记者 李静 王开智

山间老叟有话说

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杜深忠打开手机，笨拙地操作着直播后台。然后在镜头前告诉大家，他是《乡村里的中国》的主人公杜深忠。

眼前的杜深忠，颧骨高耸，脸颊凹陷，头发向后梳着。与纪录片中那个穿着棉衣、追着光以笔蘸水在地上写《道德经》的形象比，变了些模样。

今年7月，女儿小梅发出几条杜深忠的视频，很多人留言点赞。于是，小梅提议让杜深忠做自媒体，并让弟弟杜海龙为他做技术指导。第一次开直播，海龙在杜深忠旁边守着。第二次直播，杜深忠就可以自己操作了。

11年前，焦波摄制的《乡村里的中国》播出后，记者、学者、各大高校的学生涌入这个小山村。杜深忠问焦波，几个镜头怎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？这些年，来访者少了，但仍持续有人来。

最近，很多人发现杜深忠开直播了，想听他讲讲这些年发生的故事。杜深忠道：“山间野叟，稀松平常。”

做直播，最开始是赶鸭子上架，但杜深忠自己也愿意，他觉得这是一个难且有趣的新课题。“一来，这些年很多人给我寄来笔墨纸砚，我收获了一批全国各地的朋友，有些甚至素未谋面，很感谢他们理解我。再者，确实有很多话想表达。”

杜深忠长年失眠，到了夜里，脑中翻江倒海，波涛汹涌，找不到出口。

多年来，他一直执着于文学梦，“现在，文学梦的冲动还有，但是不想去实现了，也不可能实现了。”有时，杜深忠也想提笔，却顾虑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，是否符合社会潮流，是否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。他觉得这些自己都把握不住，还没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。

可他又不甘心。“总觉得这辈子不去表达点东西，不和世人表表我这个农民的心迹，会很遗憾。”

一曲琵琶梦难成

外出取快递时，杜深忠遇到曾经陪他去县城买琵琶的杜老师。杜老师说：“要是现在再买那个琵琶，估计得两三千元了。”

这个农民，对美的感受太敏锐了。在纪录片中一条重要线索就是，杜深忠买琵琶。

当时，杜深忠拉上杜老师去沂源县买琵琶，从840元砍到690元。50多年魂牵梦绕，他说，“抱得美人归”。买回家后，他对妻子张兆珍谎称只花了490元。事后张兆珍得知真相，与他大吵一架，“要有这钱，我能干多少事儿！”

杜深忠指着桌上的煎饼，愤愤地说，“人需要吃饭，他得活着。精神也需要吃饭，也需要哺育。”

这十多年，杜深忠总想拨弄琴弦，学学琵琶，但环境似乎成了他最大的困扰。为了逃避这些琐碎和吵闹，他出去打工。可一出远门，他就舍不得琵琶，像与朋友离别一样。于是，杜深忠



拨弄一下多年前买的琵琶，杜深忠满心欢喜。

就带着琵琶去打工。在工地上，吃过午饭的杜深忠拿起琵琶弹几个音，老板嫌他不务正业。所以，琵琶成了他的一件行李，“怎么拿着去的，怎么拿回来”。

还有专家来村里想教杜深忠弹琵琶。杜深忠刚佩戴好琵琶指甲，想学几个音，总有一些鸡零狗碎的事，他只能无奈地将琵琶搁下。杜深忠难为情地对老师说，“我这个学生不出彩。”

“这不是我一个农民办的事。情结还是有，这成了生命状态，就像吃菜搁盐一样。”杜深忠知道，琵琶在这里似乎并不受欢迎。

如今，那把琵琶长久地躺在琴盒里，放在书桌旁。杜深忠不再纠结于是否会弹琵琶，拥有这件在他心目中十分美好的东西已经很知足。“只要想到琵琶，所有的美好画面就出现了。”杜深忠说，“我一个农民有这些想法，好像天方夜谭。”

锅碗瓢盆是现实

“别说这些事儿了，没有用，一辈子了，啥也没干成。”

平静的谈话，被妻子张兆珍打断。她铲起几块煤炭，丢进火炉里，溅起一团火花。

张兆珍看到家里的快递，“又给寄来的宣纸，咱怎么回报人家啊？”杜深忠说：“咱好好做农民就行啊。人家也是希望咱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，老两口和和睦睦。”张兆珍追上一句，语速极快：“和和睦睦能长久吗？吵吵闹闹才能长久。”

更多的时候，面对妻子，杜深忠选择沉默。他清楚，沉默下层，暗流涌动。

这个老房子，似乎被割裂成两个空间。左边，一张香椿木书桌上放着笔墨纸砚，黧黑的墙上挂着杜深忠花了十几天写完的《洛神赋》。右边，火炉上烧着热水，饭桌上摆着大白菜。

杜深忠三四十岁时，搞了一段时间的创作。“没有清静，嘈嘈杂杂，一地鸡毛。”杜深忠有时一动不动地坐着发呆，张兆珍半夜起来吓一跳，“你就和活死人一样。”

一起生活了30多年，杜深忠觉得妻子仍然不懂他。“我既痛恨她，又理解她。如果她不这样就不是她了。但是我面对这些，觉得心痛。”

杜深忠总结他们吵闹的根源，是钱。“我不是抓钱的手。”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似乎和钱没有什么缘分。

纪录片中，张兆珍说，“俺俩这一辈子就是个战争片。”如今，“战争片”还在继续上演，背景音乐正是“锅碗瓢盆交响曲”。

当年女儿小梅因为学费而辍学，让杜深忠心如刀绞。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儿子海龙身上，希望海龙走出去。海龙从小学习成绩不错，但高中时迷上街舞，考上聊城大学，现在在青岛工作。杜深忠坦言，“他的事情，我不过问，他也不跟我交流，我觉得他心中有数。”现在，海龙的婚事，成了张兆珍的心头大事。“她发点牢骚，拿我出气。”杜深忠顿了顿。

在杜深忠的手机里，他给张兆珍的备注是“家”。一日三餐，粗茶淡饭，张兆珍总是安排得很妥帖，家里的卫生也打理得干净利索。对于这些，杜深忠是感恩的。

“既得有精神追求，也不能喝西北风。但经济上不过分追求，能生活下去，生存下去，就可以了。”这些都是岁月让他的想法产生的变化。

“失败者”的追光路

冬天的杓峪村，显得格外寂静，只有几个村民钻到地里修剪苹果树枝。杜深忠不爱出门，“不想再去关心土地上的事情了。”

纪录片中，他的两亩多苹果地，种了90多棵苹果树。一年下来，杜深忠卖苹果的收入是一万四五千元钱，扣除成本七千元，净赚七八千元。谈起杜深忠，村里人说他懒。村书记张自恩说，“他跟村里格格不入”。

几年前，杜深忠把苹果地承包出去了，一年3600元。今年收成怎样，苹果什么价格，他也不会打听。“我心疼那些在土地上趴着的人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”

到了这个年龄，杜深忠想一门心思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写字看书。“不求有功，但求进步。”

想归想，还得面对生活。这些年，杜深忠外出打工，到砖厂打砖坯，去矿上开石头，整天跟水泥石块打交道。“尽管苦和累，我有另一种想法支撑，

我是在一页一页翻书，翻人生和社会这本书。”他觉得收获很大，自得其乐。

杜深忠说：“我现在的处境，与我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是分不开的。”

杜深忠生于杓峪村，他曾无比渴望离开大山，摆脱农民惯性的生活方式，思考除了干活、吃饭、睡觉以外的事情。他从小喜欢读书，看到书就如饥似渴。高中毕业的杜深忠去当了五年炮兵，然后复员回家。后来他窝在家里读书写作，一直到34岁才结婚。与张兆珍结婚的第二天，杜深忠翻过大山，到了鲁迅文学院学习。他写的稿子被老师推荐给各个编辑部，又都被退回来。希望逐渐被击碎，他最终回到这个小山村。

“我一辈子不自信，总是觉得山外有山。想着挣扎，但是种种方面的条件是不行的，最后就踏实了，不去挣扎着出去了。”杜深忠笑了笑。

有人好奇杜深忠现在读什么书。杜深忠回答：“以前，我不深不透地读了一些书，现在就想静下心来，读读我这本书。”

“我是一个失败的人。”杜深忠回忆自己的人生，“我可能还会继续失败下去。一个失败者仍然在探索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放弃”

几年前，杜深忠在老屋旁边盖了两间新房，思量着留给孩子回家时住。他们老两口还是习惯住在老屋，“修修补补，住得舒坦就行”。老屋的那张木门实在掩不住了，他换了扇新门。到了冬天，屋里有些凉意。

杜深忠把手搓热，走到书桌前，铺开宣纸，俯下身子，开始写字。这几年，他的右手抖得厉害，就练习左手写字。杜深忠写字勤勉，却总说自己现在还在学习的路上奔跑着。哪怕有一笔写得满意，他都会把整张宣纸作废——留着练字时再用。

直播间，有很多人求字，杜深忠决定给大家写写，他还特地嘱咐海龙价格不能定高了。海龙从网上买了装卷轴的包装盒，杜深忠觉得太贵重。“值当用这种盒子吗？”他又给海龙打去电话，让他帮忙买一些信封来装字就好。

还有人建议杜深忠带货，他也没答应。“我不会做买卖。”过去，杜深忠写了春联去卖，结果人手一份带走了，他束手无策。家里的杏子熟了，他摘下来两筐拉到集市上，很快就被抢光了，钱却没落自己手里。

他渴望孤独，一个人在家，看一本书，写一张字，就觉得特别放松。“真正的孤独，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，是灵魂的修炼场。我很孤独，但我不寂寞。”有时，他坐在院子里，看着皓月当空，想起李白、杜甫，常常热泪盈眶。

谈起这些，杜深忠变得兴奋。“这一辈子我觉得我比别人幸福。因为自由，我的思想和灵魂没有樊笼。”他说，“别人听起来，可能觉得我是疯子。我不需要别人理解，我只希望自己明白。”

记者问他，这些年内心一直挣扎和痛苦的是什么？杜深忠说：“我就是个一介匹夫，但是总觉得精神上缺的很多，对精神的追求是贪得无厌的。我从来没有放弃，我是积极向上的。”

岁月让他看淡了很多东西，他却始终没有对这个问题感到轻松。“无法和解。我非找一个我自己不行。哪怕是殉道，我也要追求。”只有拿起笔，洋洋洒洒的那一刻，他胸中想要冲出的东西才能有稍许消解。

“今年过完年，还没等转过身，又要过年了。”杜深忠感慨，时间飞快，一年一年溜走。他今年70岁，却觉得自己还没有开始真正的生活。他那毕生热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山水，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。



杜深忠写字，妻子张兆珍（右）看了好多年，仍然看不明白。



扫码看视频